



窃美记

韩松落——著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窃美记

韩松落——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窃美记 / 韩松落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33-1567-8

I. ①窃…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8262号

窃美记

韩松落 著

策 划: 陈 卓

责任编辑: 鲍 静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0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13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一版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67-8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韩松落 | 作者

韩松落，70后，1997年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在多家媒体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百年葛莱美》等。《看电影》及《香港电影》杂志举办的“华语优质电影大奖”评委，《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60》中文版2012年“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

“松落”是笔名，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鸢鳢见笑。”

内容简介

龚琳娜的歌为什么动人？莫文蔚结婚为什么让人紧张？贞子为什么会变萌？苍井空为什么赢得夸张的拥戴？盗墓小说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时代的神话？从这些流沙一样掠过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里，在这些迷离嘈杂的娱乐现场，韩松落寻找着我们时代的秘密。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系统——参透的，毒辣的，带有哲思的，甚而悲凉的。一如廖伟棠所说：“韩松落的文字敏感于七八十年代的朴素之美，又不止于美，按捺不住的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那些锐利的悲伤，或明净的怒火。”

策 划 _ 陈卓 责任编辑 _ 鲍静

责任印制 _ 韦舰 装帧设计 _ @broussaille 私制

官方网站 _ www.newstarpress.com 微 博 _ @新星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序：绿野心踪

下午四五点，出门，过条河，就到了野地里。

先是一片苜蓿地，苜蓿春天开花，夏天就是一片墨绿，偶然有一两点紫或白，地边上，春黄菊的小黄花还是开得一簇一簇的，从小黄花中间穿过去，就知道那深黄色的花粉一定是染在裤腿上了。

苜蓿地的尽头，一条宽敞的白土路横亘在那里，路边有片杏林，春天一片繁花，夏天一片青碧，秋天结满杏子，到了秋末，叶子变得火红。穿过杏树林子，眼前忽然就宽敞起来，什么也没有了，剩下的就全交给了碧绿的野地。一直到天边，也还是这碧绿的野地，远远地可以看见蹲低了身子、在绿色中务农的人，男人或者女人，老人或者少年。草地上，深黄色的是旋复花，蓝紫色的是马兰花，都有花粉，不把裤腿染上点颜色，简直不能走回家去。

那片绿的构成非常复杂，一片是小麦，又一片是大豆，也可能是一片

玉米，或者一片胡麻。一旦胡麻开花，这一整片绿里，就像团体操变色板，突然翻出一片蓝紫。这块蓝紫色板，要停留十来天，然后被一场雨换掉。也有可能是一片草地，一群白羊在草地上啃草，星星点点的白，让照相机总也对不了焦，照片上的羊，是一个一个白色的发光体，根本没有细节。

这样走上二十分钟左右，这片绿就到了尽头，一个小村子在山脚下，房子一簇一簇。一条路紧挨着村子，夸张地拐了几个弯，向着山里去了，那弯度，那消失的方式，像《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的路，有点疯疯癫癫。我加快步子，从小路上进了村子。

村子里有个小广场，夏天和秋天，常常有一群少年在那里打篮球，落日把他们照得通体金黄。我在那里向着六点钟方向走去，我家所在的那幢楼竖在那里，像旷野上的一只口琴，我的家，就是那“口琴”的某一格，我望望那个小格，竟然起了点暗暗的乡愁。

一年里，有那么五十天，我会有时间在这片绿野里走一走。哪怕这五十天，也经过了艰难的争取。我因此怨恨起我的入世，那是一条走上去就下不来的江湖路。走上去时得意，要脱身却困难，得经过长久的积蓄，无数次陈情，才能略略游离。甚至，得努力消耗自己，让自己无用，才能安心于绿野漫游。像张楚的歌：“在回家的路上，面对我自己，我吃我的车，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将。”走上绿野之前，得吃掉自己的车马将，吃掉一切貌似有用的技能。

收在书里的这些文章，就是绿野漫游的同时写下的，大部分曾经发表在《GQ》中文版上，四年时间，有四五十篇，还有一些，刊在《时尚先生》、《人物》、《南方都市报》和《新闻晨报》上。它们是我向这个世界伸出的触须，是我的加法。

绿野却是我的减法。绿野行走的五十天以及能望见绿野的三百天，将我身上那些过往生活淤积出的块状物滤掉了。绿野像海波一样在窗外起伏的晚上，我想起许多往事，某天的炫耀，某天的跋扈，某天的专断，某天的自以为得计。我承认那个我与此时的我，在物理上是同一个人，在心理上却是萼与花瓣的关系，沉重的萼一层层脱落，等待花瓣探头。

我因此对我的未来有了期望，我希望未来的年月，耗在绿野上的日子，是六十天，一百天，乃至三百天。一天一天，从绿走向绿，一点点减掉过于突兀庞大的自己，走向空寂与消失。

谢谢这些文章最初的编辑：王锋，潘西，赵小萌，潘爱娟，丁玎，汤灏，刘奕伶，徐词，邓雁，顾伟，赵立，杨智文。许多想法，来自于我们的共同讨论。

还有这本书的编辑：陈卓。谢谢你的接受，你的耐心和好声音。

窃美记

3	声灵
7	鹦鹉螺号
13	香水
17	尘土
22	半拍
26	玩偶
29	雷霆
33	漩涡
37	流沙
41	宠儿
45	焦灼之诗
49	红字
53	草叶
57	巨星
63	苍井空
66	女文青
71	加拉泰亚
75	新星系
79	盛女

明灭记

87	贞子
91	凝视
95	催眠
99	沉溺
103	滴仙
106	饭局
110	形神
113	道理都写在脸上
117	同时代
121	蜜糖
125	安全的性感
129	无鬼之炊
133	盗墓
137	硬汉
141	血缘
144	挂相
147	青春
151	岛屿
154	劲歌
158	2146

色识记

- 165 如果张国荣还活着
- 168 怀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 172 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
- 175 林青霞引起的乡愁
- 178 寄托在李安身上的那个理想
- 182 积极生活
- 185 皮囊
- 189 罗玉凤神话
- 192 假如明天来临
- 195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 197 阴柔不是一种罪过
- 200 女同志仍需努力
- 203 没有个性的人

凿光记

- 209 羔羊在尖叫
- 212 少年之爱
- 216 《云图》六重奏
- 224 神啊，你怎么办，如果我死去？
- 229 流沙世界里的草网格
- 233 时代的好
- 236 西德尼·谢尔顿式热情
- 239 爱丽丝·门罗：用小说钻探出生活深渊

窃美记

1941

1941

声灵

听过龚琳娜演唱的人，老要用两个词说明自个的感受：“热泪盈眶”和“鸡皮疙瘩”。她的作品，大可据此分类：《忐忑》（以及那个穿睡衣演唱的《梦中忐忑》）属于“鸡皮疙瘩”类；《相思染》、《静夜思》、《你在哪里》、《黄河船夫曲》是“热泪盈眶”类。当然，两种类别也常有交叉，《你在哪里》一开始，让人脊背为之一麻，接着听下去，却又深陷其中。她的现场，有点像 20 世纪 80 年代气功师的带功报告现场，她在台上唱到入魔，观众在台下卷入情绪的旋涡，一场演唱会，是一次情感的动员和洗劫。

这能量是她的演唱带来的——她真唱，她投入全部感情，声音、表情、眼神、身姿都达到一个演唱者所能达到的极致。她像地下某处一个气囊的气嘴，不断地往她所在的空间充气，让还没苗头的滋长，让已经露头的膨胀。这能量还来自她身后的创作者，她的丈夫、来自德国的音乐人老锣

(Robert Zollitsch)。他从 1993 年开始，就来中国的音乐学院学习民乐，却没沾染中国民乐的官气庙堂气，始终在找一个他要的发声者。这个发声者，过去是蒙古女歌手乌仁娜，他曾是她的丈夫，为她组建乐队、创作歌曲；后来是龚琳娜。2002 年，他和龚琳娜认识，2004 年，他们结婚，2006 年，他即兴创作出《忐忑》，2010 年，这首歌成为网络神曲。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

有人认为，她是故意的，是在谙熟传播学的高人指点下，以引起争议、激发戏仿的方式来引起注意。《忐忑》是她的自我牺牲，相当于芙蓉姐姐的 S 身段照、凤姐的前后 300 年言论，《相思染》才是她正常的一面。其实，龚琳娜的演唱和表情动作，都在向着巫的一面靠近，她要的不是节制的美感，而是可怕的感染力，为此她宁愿放弃所谓的体面。《忐忑》不是噱头和牺牲，和《相思染》一脉相承，都是巫的歌。

巫是艺术的老祖宗，歌也好，舞也罢，都曾是巫术的语言表达。龚琳娜接的是巫的衣钵，催眠观众之前先自我催眠，她凝聚全部愿望，意图引雷上身，她挤眉弄眼、失魂落魄，根本不怕观众非议她的抬头纹。《忐忑》唱的是梦境与惊魂，如夏树森林所说，是一个大卫·林奇式的饱和度过高的梦魇。她填词的《相思染》，看起来是情歌，其实是招魂歌，唱的是生生世世、沧桑大地、“天地转，日月换”、“天下一场血泪雨”。像上古的那些歌谣，即便唱的是爱情，也充满祈愿，动不动呼风唤雨、上天入地。

巫的传统后来没落了。文明意味着克制，而且是不断的克制，我们距离巫的精神——全情投入越来越远。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的困惑，因此有了答案。他曾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许多文艺名人进行分析，结果是，从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到凡·高、毕加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都有精神疾病。而现代社会的文人艺术家中，精神不健康者却明显减少，波斯特的解释是，现在的人较为现实，不会为理想奋斗，因此也不大容易失常。

真相恐怕要从知识分子的来历里找。巫师是知识分子的原型，巫师除了主持巫术活动，也是文化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血管里，一度流淌着巫的血，全情投入是传统，失控、错乱是大概率事件。当巫的传统被阻断，全情投入不被提倡，他们自然得像多数现代人一样，日渐正常起来。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年受到读书界热捧的作家，为什么会是伊恩·麦克尤恩之类，而不是 D. H. 劳伦斯（或者福克纳）之类。因为劳伦斯是巫时代末尾的作家，他动辄被激情左右，容易歇斯底里，像个脸上红血丝过于发达的农夫；而麦克尤恩之类，是巫的精神被彻底驱逐后的作家，他是克制的、厌倦的、精致的、零碎的、雅致却寡淡的。现代知识分子，像培根画中被现代的大火烧过的人，身心残破，能达到的情感浓度，也就到此为止。